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維揚復播臺

話說鮑金花見丈夫被趕出來，心中大怒，將丈夫後領一把抓住，往裏一拉，抱怨道：“我說不來的好，你要來，惹得黃瓜、茄子說了一大篇。駱宏勛是你家的親兄乃弟，姑表、兩姨麼？人家好好的赴寧波完姻，偏要留住人家；設謀定計，什麼親娘假母，哄得人家回去奔喪，弄得不死不活受罪哩！倘若死了，到閻羅王面前你也不是知情人，還怕他攀你不成！何苦受這些沒趣。明日連藥也不必送，各人吃了各人的飯，管他。這正是弄出夾腦傷寒來值多少哩！”鮑金花裏打外敲，抱怨丈夫。鮑自安道：“我又得罪姑老爺了，惹得姑奶奶動氣。怕姑老爺惱出傷寒病來，是我的罪。我老頭兒狗命連分文不值。我想既得罪姑奶奶，家中又是難過，拼著這條老命，上揚州走走罷了！等我到揚州被朱彪打下播臺跌死之後，姑奶奶，我與你父女一場，弄口棺材收屍，莫要使暴露，惹人笑話！方纔聽姑老爺說：救人如救火，連夜趕去纔好。祇是夜間那裏有船隻過江？”濮天鵬道：“我已分付留下一隻舡在江邊等候了。”鮑自安嘆道：“你看。夫妻兩個做就圈套，拿穩叫我老頭兒去的；不然舡都預備現成。”鮑金花連忙代老爹取拿應用物件，濮天鵬連忙代老爹打起行李，並多包些損傷藥。收拾齊備，鮑自安將听差之人點了二十名，跟隨前去。分付道：“待我上播臺之時，你們分列播臺兩邊，倘朱彪打我下臺，你們接我一接，莫要跌壞了腿腳，老年弄個殘疾。”眾人笑道：“據老爹之英勇，斷不至此！”鮑自安道：“聖人說得好：‘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’”又把濮天鵬請來，囑付道：“我上揚州，多則五日，少則三日即回家中。小事你同嫂嫂自主，倘有大事，差人去通知我。”濮天鵬領命。諸事分派已畢，點起兩個大燈籠，同濮天鵬並二十個听差之人，直奔江邊而來。來到江邊。上了先前之舡。船家見老爹過江，那個還敢怠慢，起錨的起錨，扳棹的扳棹，將船撐開。總是駱宏勛主僕災星該退，濮天鵬來時是東北風，此刻又轉了西南風，往返皆是順風，江中無甚耽擱。到了江北岸，舡家正到河邊彎的，瓜州劃子都是認得。遂叫了四隻舡，許他幾錢銀子，每舡四個抬夫，連老爹二十二個人，分坐四船，奔揚州而來。五更三點已至揚州南門，看城門未開，遂將舡腳秤付舡家。在舡上靜坐了片時，听得城裏發播放炮，開放城門，鮑自安等開門而進。

濮天鵬認得路，走在前引路。來到徐府門首，用手敲門。徐松朋家因駱宏勛主僕病危，眾人一夜俱皆未睡，听得看門人相問，濮天鵬道：“是我。龍潭取藥回來了！”家人急報徐大爺，徐大爺大喜，道：“這纔算做個患難扶持之友！”忙發鑰匙將大門開了。濮天鵬一眾人等走進來，徐松朋見了二十多人之中有一年老，有一丈二尺身軀，諒必是鮑自安了。連忙說道：“恕我腿疼，不能起迎！”鮑自安慌忙走進，說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不知大駕受傷。前日即欲同駱大爺前來看望，奈舍下俗事匆匆，不能脫身，故著小婿前來候安。昨晚又聞駱大爺主僕受傷甚重，舍下有配制之藥，每每見效，今特送藥前來，並候貴體！”徐松朋道：“賜藥足矣，又勞大駕披星戴月而來，使愚表兄弟何以克當！”彼此說了幾句套話。

鮑自安听得那邊兩隻棕榻上哼聲不絕，問道：“此即駱大爺臥榻麼？”徐松朋道：“正是。”鮑自安走進東邊，將駱宏勛一看：祇見他二目緊閉，面似金瓜，連叫幾聲，駱宏勛祇哼不應；轉臉又見余謙亦然。鮑自安道：“快拿麻油來。”親自將藥包打開，將藥調好，掀開二人之被，敷於傷處，仍將被蓋好，令他出汗方好。仍與徐松朋說道：“此藥屢次見效，輕者至頓飯光景即可痊愈。駱大爺主僕受傷過重，大約早飯時節，包管止痛，就可以起來，中飯時節，復自如初，與好人一般。徐大爺連日傷痕何如？”徐松朋道：“疼也不大疼了，起也起得來，就是不敢行走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有藥在此，何不也敷上些？亦請安睡安睡，出一身汗就好了。”徐松朋道：“今貴翁婿在此，無人相陪，待舍表弟傷好之後，我再上藥吧！”鮑自安道：“若拘此禮，又非相好了！但願列位傷痕速好，好商議復打播臺。大駕祇管敷藥去睡，有酒有肴，貴價拿來，我們自家會吃會飲，何必要你陪客。”徐松朋見鮑自安說話爽快，且是歡喜，道：“既蒙原諒，遵命，遵命！”分付再拿一張棕榻鋪設於此，又分付預備上一四共五桌酒席。諸件分付已畢，自家纔敷藥上床而睡。鮑自安翁婿一席，帶來的二十位英雄在對廳四桌自飲。

未有半個時辰，徐松朋已醒，覺得腿上毫不疼痛，起身行走如舊，極口稱贊道：“鮑老爹此藥真仙方也！”駱宏勛、余謙正在熟睡，耳邊猛听得徐松朋口中呼叫“鮑老爹”，掀起被來坐於床上，睜眼一看，正是徐松朋同鮑自安翁婿一起談心。徐、鮑、濮三人見他主僕坐起，連忙走近身邊相問。駱宏勛道：“鮑老爹幾時至此？”徐松朋將濮天鵬回龍潭取藥，並“請鮑老爹戴月披星而來醫治我等，我已行走如初，因你二人傷重，是以不能行走”之事說了。駱宏勛謝道：“晚生何能，致使老爹夤夜奔忙，何異重生父母！”余謙亦謝道：“待小的起來與老爹磕幾個頭吧！”鮑自安道：“疾病扶持，朋友之道，何謝之有！”余謙道：“小的腿已不疼了，待小的走到平山堂與那癆病鬼拚個死活。”駱宏勛抱怨道：“你這冤家，還不知戒！祇因你性急了，弄得我主僕之命在於旦夕。若非濮兄見愛，鮑老爹相憐，此刻命歸那世矣！”鮑自安道：“余大叔，你莫性急，豈肯白白罷了！大家商議一個主意。我既到此，拚著一條老命，也少不得要同他一會。我料他播臺上今日必無人了。樂家設此播臺原是為四望亭之恨，今既將你主僕打傷，又知徐大爺前已跌壞，料無人與他比較了。我們即便復臉，也不是暗暗前去，必須曉諭眾人得知，使臺下眾人觀看纔好哩！明日是要去的。再停一停，等余大叔起來，奔教場轅門口，轉到西關便了。一路遊玩，再從樂家門前經過，使眾人知道你的腿已好，要復打播臺，明日好來觀看。”徐松朋深服其言，令人拿點湯水點心放在他主僕床上食用。二人食了些須，仍然安息。

這邊桌上已擺早茶，徐松朋陪他翁婿二人。徐松朋道：“請問老爹：舍表弟主僕到底是何傷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此非器械所傷，乃手傷也。用紅桶盛鐵沙三斗，幼年以手在沙內播、插，久則成功。人蹠一下，筋脈骨酥，此手名為‘沙手’。”徐松朋問道：“老爹幼亦曾練過否？”鮑自安道：“練是練過，今已年邁，但不知還能用不能用？”飯畢之後，天已正午，余謙早已起身，穿了鞋襪，向鮑自安謝過。說道：“小的要遊玩去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方纔醫好了腿，當要小心行走要緊！”余謙答道：“曉得。”說罷，出門去了。

且說朱彪將駱家主僕打下臺來，樂鑑萬甚是歡喜，知駱家並無他人，同了朱彪、朱豹、華三千等亦回家，請醫調治朱龍、朱虎之傷。分付設筵與朱彪賀功。朱彪甚為得意，說道：“非在下夸口：駱家主僕今受我一掌，少則三個月，多則半年，方能行動。”樂鑑萬道：“我所恨者是這兩個匹夫，今被打傷，已出我心頭大氣。明日也不必上臺去了，大家在家，著醫治兩兒之傷，並喚名班做戲，賀三壯士之功。”華三千道：“大爺且莫得意，駱家主僕從不受人之氣，豈肯白白受我們之辱麼？他們相識英雄甚多，自然搬兵取救，幾日內還要復臉的。”朱彪道：“那怕他搬那三頭六臂之人來，我何懼乎！”樂鑑萬聞他言語強硬，甚是相敬。

及至次日中飯以後，門上人來稟道：“小的方纔見余謙雄赳赳的過去，惡狠狠的向我家望了幾眼。”樂鑑萬道：“胡說，昨日打下臺去，疼痛難禁，在地下滾了間把房子地面，親見眾人抬去，如何今日就好了？”朱彪道：“莫非今夜疼死了，來此顯魂？”門上人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滿街人行走，鬼就敢出來了？他方纔過去，大爺與三壯士如有不信，何不請出去，等他回來看一看！”樂鑑萬道：“也說得有理。”遂同朱彪兄弟們走到大門，未出屏門，余謙行走轉來，眾人一看，正是余謙，行走如舊。樂鑑萬冷笑道：“昨日三壯士說：少則三月，多則半年，方能行走。今一夜即愈，是多則半日，少則三時了。”朱彪滿面發赤，恨道：“明日再上播臺，必要送他殘生。”

不講朱彪發狠，且說余謙晚間回來，鮑自安問道：“都走到了麼？”余謙道：“都走過了。樂家門口我走了兩三個來回。”眾人大喜道：“擺宴！”大家用過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眾人起身梳洗已畢，吃了點心，稍停，又擺早飯。吃飯之後，鮑自安令人到街坊探望探望，可有往平山堂看打播臺之人？去人回來稟道：“上平山去者滔滔不絕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們也該去了。”徐松朋備了四騎牲口，鮑老翁婿，徐、駱弟兄四個騎坐，那二十個英雄、余謙一眾相隨。大家仍出西門，直奔平山堂而來。離平山尚有一里之遙，鮑自安抬頭一看，見東南大路上來了兩騎牲口，上邊坐著一男一女。鮑自安仔細一看，大叫一聲：“不好了！”正是：知女平素好逞勝，驚父今朝喊叫聲。畢竟不知鮑自安所見何人，大驚原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